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1), 61-7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6.1411287

基于《摩比汉语》的国际中文幼儿分级读物适读性研究

朱执叶贝，俞　婕

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分级读物是国际中文启蒙教育的重要资源，但当前面向幼儿学习者的原创分级读物仍存在数量不足、难度控制不稳定、文化适配不充分等问题。本文以国内母语幼儿分级读物《摩比汉语》萌芽篇、探索篇共24册为研究对象，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借助“汉语助研”软件(V2.0)完成中文分词与词频统计，从篇幅与句长、汉字等级分布、词汇覆盖率与词汇等级、题材与认知主题四个维度考察其作为国际中文幼儿阅读材料的适读性。研究发现：(1) 读物篇幅整体适中，平均句长9.91字，句式短小且复现率高，符合幼儿阅读接受能力；(2) 汉字字种283个，与《等级标准》共用比例达99.60%，一、二级汉字合计占76.41%，简单独体字占32.60%，用字规范且难度集中于启蒙等级；(3) 词汇复现率高，86个高频词种即可覆盖50%的文本，一、二级词种合计占58.81%；纲外词占18.33%，多为动物、自然景物和儿童生活类主题词，宜在教师指导下借助插图和语境化解；(4) 题材与认知主题贴近幼儿生活经验，图文结合有效降低了理解难度。研究表明，《摩比汉语》语言难度总体适配汉语零基础或初级阶段幼儿学习者，宜作为教师指导下的幼儿分级阅读材料使用，未来仍需在精细化分级标注、教学导读配套和数字化资源开发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幼儿分级读物，《摩比汉语》，适读性

A Study on the Readability of *Mobi Chinese* as Graded Reading Materials for Preschool Learner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Zhiyebei Zhu, Jie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文章引用: 朱执叶贝, 俞婕. 基于《摩比汉语》的国际中文幼儿分级读物适读性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6, 14(11): 61-73. DOI: 10.12677/jc.2026.1411287

Received: October 4, 2026; accepted: November 3,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Abstract

Graded readers ar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beginner-level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yet original graded readers for preschool learners remain insufficient in quantity, unstable in difficulty control and inadequate in cultural adaptation. Taking 24 volumes of the two initial levels (Mengya and Tansuo) of the domestic graded reading series *Mobi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Standards for Graded Reading of Chines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orpus tool Chinese Research Helper (Hanyu Zhuyan, V2.0) for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d examines its readability as reading material for preschool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four dimensions: text length and sentence length, character level distribution, vocabulary coverage and word level distribution, and themes and cognitive top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ext length is moderate overall, with a mean sentence length of 9.91 characters, short sentences and highly repetitive patterns; (2) among the 283 character types, 99.60% are shared with the standard character list, level-1 and level-2 characters together account for 76.41%, and simple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 account for 32.60%; (3) vocabulary recurrence is high—only 86 high-frequency word types cover 50% of the text, level-1 and level-2 words together account for 58.81%, and although out-of-list words account for 18.33%, most of them are theme words about animals, natural scenes and children's daily life, which are best resolved through illustrations and context under teacher guidance; (4) the themes are close to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text-picture integration effectively reduces comprehension difficul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obi Chinese* is generally suitable for preschool learners at zero-beginner or elementary level and is recommended for use as teacher-guided graded reading material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hile finer grading labels, teaching guidance and digital supporting resources remain to be improv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eveled Readers for Young Children, *Mobi Chinese*, Reada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日益重视阅读分级标准与分级读物建设。2024 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为中文阅读材料的分级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考依据，也为教师、家长和教材编写者选择或开发读物提供了重要标准[1]。冯丽萍、田丽萍对该标准的研制背景、思路及后续应用作了系统阐释，为依据该标准开展读物适读性评估提供了操作路径[2]。然而，从现有资源来看，面向幼儿阶段、特别是面向汉语零基础或初级水平儿童的原创分级读物仍然相对不足。当前市面上较常见的国际中文儿童分级读物包括《轻松猫》幼儿版、《牙牙学语》《迪士尼汉语分级读物》《中文小书架少儿汉语分级读物》《汉语天天读》《好朋友·汉语分级读物》等。这些读物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际中文儿童阅读资源，但仍存在数量有限、原创比例不足、难度控制不稳定、文化适配不充分等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幼儿分级读物的难度控制具有坚实的儿童二语习得与认知心理学依据。Krashen 的

“可理解输入”假说认为，语言习得发生于学习者接触到略高于其现有水平的输入(i+1)之时，输入过难或过易都难以转化为习得[3]。Vygotsky 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指出，儿童在成人或更有能力同伴提供的“支架”支持下，能够完成独立阅读时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为幼儿读物在教师指导下使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4]。认知负荷理论则提示，幼儿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文本的句长、生词密度与信息结构若超出其认知资源，理解效率将显著下降[5]。上述理论共同表明，幼儿分级读物需要在“可理解”与“有挑战”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理论视角也构成本文评估《摩比汉语》适读性的基本框架。

已有研究表明，国际中文读物资源在整体教材资源中的占比偏低。周小兵、钱彬的研究显示，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全球汉语教材库共收录各类国际汉语教学资源 9600 册，其中汉语读物 597 册，仅占总资源量的 6.2%；而真正具有分级性质、适配不同学习者水平的分级读物仅 37 册，在全部资源中占比约 0.4% [6]。这一数据说明，符合“分级”标准并能够适应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启蒙阶段学习者需求的专项读物仍十分匮乏。

除资源数量不足之外，当前部分国际中文儿童读物还存在翻译改编导致的分级偏差问题。王鸿滨指出，现有国际中文阅读分级读物主要可分为“原创”“改编”和“翻译”三类，其中完全原创的读物比例较低[7]。以《迪士尼汉语分级读物》为例，该类读物多由国外儿童故事翻译或编译而来，其原始文本的分级依据往往基于英语或其他语言的阅读分级体系，转译为中文后，词汇、汉字和文化负载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人物名称、专有名词和物品名称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引入高等级字或超纲字。在这一背景下，国内面向母语儿童开发的低龄汉语分级读物能否经过适当评估后转用于国际中文幼儿阅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摩比汉语》[8]作为面向低龄儿童的汉语分级读物，具有文本短小、图文结合、词汇复现频率高、主题贴近儿童生活等特点。本文基于对读物文本的统计数据，对《摩比汉语》萌芽篇、探索篇共 24 册进行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摩比汉语》的篇幅、句长和句式是否适合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第二，其汉字等级分布是否符合启蒙阶段学习者的识字能力？第三，其词汇覆盖率和词汇等级分布是否体现合理的难度控制？第四，读物中的超纲词是否会造成较大阅读障碍，还是属于可接受的主题拓展词？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旨在评估《摩比汉语》作为国际中文幼儿分级阅读材料的适读性，并为国际中文幼儿读物开发提供参考。

2. 国际中文幼儿分级读物的现实问题

2.1. 面向幼儿的分级读物资源数量不足

与成人学习者相比，幼儿学习者在认知发展、注意力保持、阅读策略、母语迁移以及文化理解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因此，面向幼儿的国际中文读物不能简单套用成人读物的编写方式，也不能仅仅降低字数和词汇量，而应充分考虑儿童的兴趣特点、心理发展水平和语言习得规律。然而，从当前资源建设情况来看，面向成人或青少年的中文分级读物数量相对较多，面向幼儿的读物则明显不足。汉语分级读物现状与研发对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低幼阶段读物是当前分级阅读资源体系中的薄弱环节[9] [10]。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国际中文教育长期以来更重视综合教材、课堂教材和考试教材建设，对课外阅读材料、特别是儿童分级阅读材料关注不足；其二，幼儿读物开发周期较长，需要经过选题、文本编写、插图设计、难度评估、教学反馈和市场检验等多个环节，与面向中国母语儿童的读物相比，国际中文幼儿读物还需要考虑学习者母语背景、文化差异、家庭语言环境和课堂使用场景，开发难度更高；其三，在 2024 年《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出版以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缺乏较为统一的中文阅读分级参照体系，课外分级阅读框架体系建设尚处于构想与探索阶段[11]，不同出版社和编写者对“一级”“二级”“启蒙级”等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这也影响了读物开发的规范性。

2.2. 翻译类读物存在难度转换偏差

当前国际中文儿童读物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外文故事的翻译或改编。这类读物具有故事成熟、形象知名、市场接受度高等优势，但从语言难度控制角度来看，也存在明显问题。外文儿童读物的分级标准通常依据原语言的词汇、句长和阅读难度制定，翻译为中文后，原有等级并不能自动对应中文等级。中文的文字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表达方式与拼音文字差异较大，翻译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词汇和汉字等级上升的现象。

例如，英文读物中的人物名、地名和专有名词在原文中可能只是常见或简单词，但翻译成中文后往往需要使用音译字，而这些音译字不一定属于初级汉字。在《迪士尼汉语分级读物》中，“苏菲亚”一例即具有代表性。“苏”“亚”“菲”三个字对于汉语母语儿童而言或许可以通过整体识别解决，但对于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而言，这些字既不具备明显的图像对应关系，也不属于初级常用生活词汇，学习价值相对有限，却可能占用认知资源。

此外，翻译读物还可能存在文化适配不足的问题。儿童学习语言并不是单纯学习符号，而是在故事情境中理解语言背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经验。如果读物主要来自外国故事，虽然可能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但对中国本土生活、中国儿童语言习惯和汉语文化表达的呈现不足。对于学习中文的儿童而言，读物如果缺乏本土文化元素，就难以充分发挥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双重功能。

2.3. 等级设计与数字化资源开发仍需加强

幼儿分级读物不仅需要“有等级”，还需要“等级合理”。如果等级跨度过大，学习者可能在相邻级别之间遇到突然增加的词汇、句式或汉字负担；如果等级划分过粗，教师和家长难以依据学习者真实水平选择材料。当前部分儿童中文读物虽然标注了不同级别，但具体分级依据不够明确，缺乏词汇等级、汉字等级、句长、复现率、主题熟悉度等量化指标支持。赵燕、张丽荷从字词、句式、主题等多个维度构建了汉语二语儿童分级读物的分级标准[12]，杨丽姣基于《等级标准》研制的青少年读物语言特征体系同样表明，量化指标是保障读物分级科学性的基础[13]。缺乏此类指标支撑，读物的科学性和教学适用性都会受到影响。

同时，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学习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幼儿读物也需要配套更多互动资源，如音频朗读、点读功能、词语游戏、图像识别、跟读评价、亲子共读指导等。幼儿学习者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单纯纸质文本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兴趣。若能够将分级读物与数字化互动资源结合，可进一步增强学习体验，帮助儿童在听、说、读、认等多个方面获得综合输入。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除本文研究对象为《摩比汉语》萌芽篇、探索篇共 24 册读物。该读物由学而思研发，并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指导，于 2024 年由希望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国内体系化、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幼小衔接母语分级阅读丛书，目标读者精准定位于 3~6 岁汉语母语幼儿，贴合该年龄段语言习得与认知发展规律，可充分代表国内优质幼儿汉语分级读物的主流水平。从市场认可度与学术代表性来看，“摩比”系列产品累计销量突破 1000 万册，长期位居主流电商平台童书畅销榜前列，在幼儿园、家庭阅读场景中应用广泛，具备较高的普及度与认可度。内容设计上，该读物基于 2000 万级儿童汉语语料库科学筛选，提炼出 60 个幼儿高频核心字，按照 3~6 岁四个年龄段进行阶梯式分级编排，每册重点生字数量控制在 8 个左右，分级梯度清晰、难度递进平稳，符合幼儿认读规律与母语分级阅读的核心逻辑。同时，读物配套汉字动画、互动绘本、趣味汉字、汉字涂鸦、故事音频等数字化资源，形成“纸质阅读 + 数字化学习”的完整支持体系，在内容科学性、分级合理性、资源丰富度等方面均处于国内幼儿分级读物前列。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部分包括篇幅长度、句子数量、平均句长、汉字等级分布、词汇等级分布、词汇覆盖率等指标，汉字与词汇等级的判定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所附字表、词表为依据；定性分析部分则关注读物的主题类型、超纲词语义类别、句式复现方式以及其与幼儿认知特点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上述数据的综合分析，本文试图判断《摩比汉语》是否能够适配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的阅读需求。

数据处理依托具体软件工具完成：中文分词、词频统计与数据清洗均采用暨南大学刘华教授团队研发的“汉语助研”软件(V2.0, Chinese Research Helper) [14]。该软件面向汉语及汉语教学研究，集语料库建设、检索与统计功能于一体，其“用字用语统计”模块可自动完成分词、字频与词频统计并生成相应字表、词表，适用于本研究的幼儿读物文本分析。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文本转录与数据清洗。将 24 册读物正文逐册转录为纯文本文件，剔除拼音标注、插图说明文字、页码及其他非正文元素，仅保留故事正文。第二步，自动分词与统计。将清洗后的文本导入“汉语助研”，运行自动分词及用字用语统计功能，获得总词次、词种数、字种数及相应频次表。第三步，人工校对。针对“小雨点”“毛毛虫”等幼儿读物特色词语以及可能的切分歧义，结合上下文逐一核对并修正分词结果。第四步，等级比对。将软件导出的字表、词表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所附字表、词表逐一比对，确定每一字种、词种的等级归属或纲外属性。第五步，汇总计算。统计各级汉字与词汇的数量和比例、词汇覆盖率及超纲词主题分类等指标，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人工复核，以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4. 《摩比汉语》篇幅与句长特征分析

4.1. 篇幅长度整体适中，呈现由易到难的递进趋势

根据统计(见表 1)，《摩比汉语》24 册总字符数为 5125，汉字总数为 4057。其中，萌芽篇每册平均字数为 128 字，单册最少 73 字，最多 161 字；探索篇每册平均字数为 210 字，单册最少 132 字，最多 260 字。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中儿童一级读物“单册 100 字左右”、二级读物“单册 150 字左右”的要求相比，《摩比汉语》萌芽篇和探索篇平均字数略高，尤其探索篇平均字数达到 210 字，明显超过二级读物 150 字左右的标准。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text length of *Mobi Chinese*
表 1. 《摩比汉语》篇幅统计

统计项目	具体数据
24 册总字符数	5125
汉字总数	4057
萌芽篇每册平均字数	128
萌芽篇单册最少字数	73
萌芽篇单册最多字数	161
探索篇每册平均字数	210
探索篇单册最少字数	132
探索篇单册最多字数	260

不过，单纯以字数判断读物难度并不充分。对于幼儿读物而言，字数只是影响难度的因素之一，信息密度、句式复杂度、新词数量、重复程度、插图辅助程度等同样重要。《摩比汉语》虽然部分册数字数略高，但其文本具有明显的重复操练特点，同一句式往往反复出现。例如：“下雨了，下雨了。小雨点，跳下来。小雨点，跳到草地上。小兔子，一起跳，跳上跳下真快乐！小雨点，跳到叶子上。跳跳虫，一起跳，跳上跳下真快乐！”在这一段中，“小雨点，跳到……”“一起跳，跳上跳下真快乐”等句式不断重复，儿童只需理解核心句式，后续阅读主要是在替换地点、动物或动作对象。

因此，虽然文本字数看似偏多，但新增信息并不多，学习者面对的是重复性、节奏性较强的语言输入，而非连续增加的新结构和新词汇。这种编写方式符合幼儿语言习得规律：幼儿学习语言往往依赖重复、模仿和情境记忆，重复句式不仅能够降低理解难度，还能够增强儿童的预期感，使其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形成“我知道下一句大概怎么说”的心理优势，从而提升阅读信心。

4.2. 平均句长短小，符合幼儿阅读接受能力

《摩比汉语》共 409 句，平均句长为 9.91 字/句，平均每百字句数为 10.08 句，说明文本句子整体较短，句法结构较为简单。对于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而言，短句具有明显优势：第一，短句能够降低工作记忆负担，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幼儿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5]，如果句子过长，学习者在读到句末时可能已经遗忘句首信息；第二，短句便于朗读和跟读，幼儿阅读往往伴随听读、指读和跟读，短句节奏清晰，便于教师或家长带读；第三，短句有利于图文对应，幼儿读物通常依赖插图辅助理解，短句能够更好地与图像中的动作、人物和场景对应。

平均每百字句数为 10.08 句，进一步说明文本切分较细、句子密度较高。这种特征与成人读物中长句、复句较多的情况不同，更适合初级儿童读者。结合平均句长 9.91 字来看，《摩比汉语》的句子多为简单陈述句、感叹句或简短对话句，如“跑开了”“吃不下了”“长满了”“笑开了花”“走到小河边”等，结构清楚、语义直接，适合零基础或初级学习者理解。

4.3. 重复句式有助于语言形式内化

幼儿阶段的语言学习具有明显的模式化特点。儿童往往不是通过抽象语法规则理解语言，而是通过大量具体表达形成语感。《摩比汉语》在篇幅略高的情况下，依靠句式复现降低难度。例如“跳到……上”“一起跳”“真快乐”等表达在文本中多次出现，既能强化动作词“跳”，也能带出方位词、处所词和简单情感表达。这种“核心词 + 固定句式 + 少量替换”的模式，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以常用句式为中心的组织原则相一致[15]，能够帮助幼儿在低负荷条件下进行语言积累。

对于国际中文学习者而言，句式复现还具有输入强化作用。Krashen 的可理解输入假说指出，输入需要在语境中反复出现，学习者才能逐渐注意语言形式并完成吸收[3]。《摩比汉语》通过重复句式为儿童提供了高频、可预测的输入环境，有助于儿童在自然阅读中掌握基础词和基础句。

5. 《摩比汉语》汉字等级分布分析

5.1. 汉字与标准字表共用比例高，整体规范性较强

将读物文本清理后，共得到汉字字种 283 个。将这些汉字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内汉字进行对比，两者共用字种为 282 个，共用比例为 99.60%。这一数据说明，《摩比汉语》中绝大多数汉字都能够在标准字表中找到对应，读物用字具有较强的规范性。

对于国际中文幼儿分级读物而言，汉字规范性非常重要。汉字是中文阅读区别于拼音文字阅读的重要难点之一，学习者不仅要理解词义，还需要识别字形、建立音形义联系。如果读物中大量使用标准之

外或低频复杂汉字，儿童的识字负担会明显增加。《摩比汉语》与标准字表共用比例高，说明其用字范围总体可控，为开展分级阅读和教学评价提供了基础。

5.2. 一、二级汉字占比较高，符合启蒙阶段需求

致从等级分布来看(见表 2)，《摩比汉语》中的 1 级字种为 156 个，占 54.93%；2 级字种为 61 个，占 21.48%；3~7 级字种合计 60 个，纲外字种 7 个，占 2.46%。其中，1 级和 2 级汉字合计 217 个，占比约 76.41%。这一比例表明，读物的主体汉字集中在初级等级，整体难度较低。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 levels in *Mobi Chinese*
表 2. 《摩比汉语》汉字等级分布

项目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7 级	纲外
数量/个	156	61	17	15	12	6	10	7
比例/%	54.93	21.48	5.99	5.28	4.23	2.11	3.52	2.46

这一分布对幼儿二语学习者非常有利。1 级、2 级汉字通常是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意义较基础、生活关联度较强的汉字，如“小”“大”“上”“下”“人”“手”“口”“水”“花”等。这些汉字不仅常见，而且容易通过图像、动作和实物进行解释。读物大量使用这类汉字，可以帮助儿童在阅读中反复接触核心字，逐渐建立汉字识别能力。

5.3. 简单独体字比例较高，有利于低龄儿童识字

如表 3 所示，《摩比汉语》中 1 级简单独体字 73 个，占总字种 25.80%；2 级简单独体字 8 个；3~7 级简单独体字 11 个；合计简单独体字 92 个，占总字种 32.60%。简单独体字在汉字教学中具有基础地位。与合体字相比，独体字结构相对简单、笔画组合较少，儿童更容易整体识别和记忆。同时，许多独体字还可以作为偏旁部件参与后续汉字学习，如“木”“口”“人”“手”“水”等。读物中简单独体字占比较高，说明其不仅适合当前阅读，也有助于为后续识字学习奠定基础。

Table 3. Statistics of simple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 in *Mobi Chinese*
表 3. 《摩比汉语》简单独体字统计

统计项目	数量/个	占比(占总字种)/%
1 级简单独体字	73	25.80
2 级简单独体字	8	2.83
3~7 级简单独体字	11	3.89
合计	92	32.60

从低龄学习者的视觉认知特点来看，儿童对图像和整体形状较为敏感。简单独体字轮廓清楚，容易与具体事物建立联系，例如“山”“水”“月”“木”等字具有一定象形特点，能够通过图画辅助理解。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而言，汉字初学阶段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字形陌生，如果教材能够优先呈现结构简单、图像性较强的汉字，就能有效降低入门难度。

5.4. 造字法分布体现形义结合优势

从造字法分布来看(见表 4)，象形字 46 个，占 28.80%；指事字 12 个，占 7.50%；会意字 38 个，占 23.80%；形声字 64 个，占 40.00%。这一数据说明，《摩比汉语》中的汉字既包含大量具有图像性和意义透明度的象形、指事、会意字，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形声字。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 formation types in *Mobi Chinese*
表 4. 《摩比汉语》汉字造字法分布

造字法	数量/个	占比(占总字种)/%
象形	46	28.80
指事	12	7.50
会意	38	23.80
形声	64	40.00

对于幼儿学习者而言，象形字和会意字具有较高教学价值，它们可以通过图画、动作和故事解释字义，有利于激发儿童兴趣。例如，自然类、身体类、动物类和生活物品类汉字常常具有较强的形义联系，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如果能通过插图理解字义，就可以减少机械记忆负担。形声字占 40%，也符合汉字系统的实际情况。随着学习推进，儿童需要逐渐接触形声字，建立声旁、形旁意识。因此，《摩比汉语》的汉字构成既保持了启蒙友好性，又为进一步的识字发展提供了过渡。

6. 《摩比汉语》词汇覆盖率与词汇等级分析

6.1. 词汇总量适中，词汇复现率高

《摩比汉语》文本内总词次为 3175，不分词性统计词种数为 419。词次指文本中所有词语出现的总次数，词种指不同词语的数量。3175 个词次对应 419 个词种，说明大量词语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对于幼儿分级读物而言，词汇复现率是衡量适读性的重要指标：词汇如果只出现一次，儿童往往难以掌握；如果核心词在不同语境中反复出现，学习者就能够通过重复接触逐渐理解和记忆。

从词汇覆盖率数据来看(见表 5)，《摩比汉语》具有较高的词汇集中度。统计结果显示，仅需 86 个词种即可覆盖 50%的文本内容。这意味着读物的一半文本由少量高频基础词构成，学习者只要掌握这些核心词，就能够理解相当大比例的文本。这样的词汇结构非常适合零基础或初级幼儿学习者，因为它降低了阅读门槛，使儿童能够较快获得“读得懂”的体验。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vocabulary coverage in *Mobi Chinese*
表 5. 《摩比汉语》词汇覆盖率分布

覆盖率/%	词种数/个	占词种数比例/%
10	1	0.24
20	6	1.43
30	14	3.34
40	25	5.97
50	40	9.55

续表

60	62	14.80
70	92	21.96
80	136	32.46
90	211	50.36
91	222	52.98
92	232	55.37
93	247	58.95
94	263	62.77
95	279	66.59
96	295	70.41
97	323	77.09
98	355	84.73
99	387	92.36

6.2. 高频词以基础生活词和功能词为主

本文统计了不同覆盖率区间的高频词，结果见表 6。0%~10%区间中出现“小”；10%~20%区间包括“了、的、是、我、一”；20%~30%区间包括“吃、大、上、飞、在、和、跳、到”；30%~40%区间包括“跑、好、看、个、啊、地、一起、花、羊、家、只”；40%~50%区间包括“你、爸爸、走、长、要、乐、也、不、谁、爬、来、看到、有、手、去”等。由此可见，高频词主要包括三类。

Table 6. High-frequency words in different coverage intervals of *Mobi Chinese*
表 6. 《摩比汉语》不同覆盖率区间高频词分布

覆盖率区间	词种列表	本段词种数/个
0%~10%	小	1
10%~20%	了、的、是、我、一	5
20%~30%	吃、大、上、飞、在、和、跳、到	8
30%~40%	跑、好、看、个、啊、地、一起、花、羊、家、只	11
40%~50%	你、爸爸、走、长、要、乐、也、不、谁、爬、来、看到、有、手、去	15

第一类是功能词和基础结构词，如“了、的、是、在、和、到、也、不”等。这些词虽然意义较抽象，但在汉语句子中极为常见，是形成基本句式的重要成分。第二类是儿童生活常用实词，如“我、你、爸爸、家、手、花、羊”等，这些词与儿童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容易通过图片或实物理解。第三类是动作词和状态词，如“吃、飞、跳、跑、看、走、爬、来、去、好、乐”等，这些词具有较强动作性和可表演性，非常适合幼儿通过肢体动作、游戏和情境进行学习。

高频词结构说明，《摩比汉语》并非简单控制词汇数量，而是将核心词集中在儿童最容易理解、最常使用、最能进入句式操练的词汇上。这种安排符合幼儿二语教学“先生活、后抽象”“先动作、后概念”的基本原则。

6.3. 词汇覆盖率体现“基础为主、少量拓展”的梯度

从覆盖率增长趋势看，覆盖率从 10%提升至 50%的过程中，词种数从 1 个快速增加到 40 个；而超过 50%后，覆盖率增速显著放缓，需要增加大量词种才能小幅提高覆盖比例：覆盖 90%的内容需要 211 个词种，覆盖 99%的内容则需要 387 个词种，约占全部词种的 92%。这一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16]，即少量词汇高频出现、大量词汇低频分布。

从读物编写角度看，这种词汇分布是合理的。一方面，少量高频词构成文本主体，有助于儿童建立阅读信心；另一方面，低频词承担主题拓展功能，使文本内容不至于过于单调。如果读物只使用极少量核心词，虽然难度低，但故事内容会贫乏，儿童容易失去兴趣；如果低频词过多，阅读负担又会加重。《摩比汉语》通过“高频核心词 + 低频主题词”的方式，在可读性和丰富性之间取得了平衡。

6.4. 词汇等级分布总体偏基础，纲外词比例需合理解释

对照《等级标准》词汇表(见表 7)，读物中 1 级词种 162 个，占 38.57%；2 级词种 85 个，占 20.24%；3 级词种 29 个，占 6.90%；4 级词种 17 个，占 4.05%；5 级词种 14 个，占 3.33%；6 级词种 9 个，占 2.14%；7 级词种 27 个，占 6.43%；纲外词种 77 个，占 18.33%。其中，1 级和 2 级词汇合计 247 个，占 58.81%，说明读物词汇主体仍然集中在初级词汇范围内。

Table 7. Distribution of word levels in *Mobi Chinese*
表 7. 《摩比汉语》词汇等级分布

项目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6 级	7 级	纲外
数量/个	162	85	29	17	14	9	27	77
比例/%	38.57	20.24	6.90	4.05	3.33	2.14	6.43	18.33

不过，纲外词种 77 个、占 18.33%，这一比例看似较高，可能引发对难度控制的疑问，对此需要结合词汇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对超纲词进行主题分类后发现，超纲词主要包括动物类、自然景物类和儿童生活与日常场景类(见表 8)。

Table 8. Th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out-of-list words in *Mobi Chinese*
表 8. 《摩比汉语》超纲词主题分类

主题分类	词语列表
动物类	松鼠、兔子、蝴蝶、毛毛虫、老鼠、田鼠、河马、斑马、熊猫、蚂蚁、鸭、象、黄牛、虫
自然景物类	云朵、白云、雨点、小雨、大雨、雪花、大雪、泥巴、叶、花儿、黄花、青菜、青果、果子、豆角、豆、竹、木、牵牛花、月季、爬山虎、花架、青草、春、夏
儿童生活与日常场景类	你好、一天、一下、到家、天亮、头天、不想、小、小人儿、孩、儿、公公、女王、仙子、舞会、后门、种花、飞舞、起跑、飞快、乐和、美美、衣裳、这个

这些词虽然在标准中属于纲外或较高等级，但并不一定构成真实阅读障碍。原因在于：第一，它们多为具体名词或动作词，语义可感知性强，能够通过插图直接解释；第二，它们与儿童兴趣高度相关，尤其是动物、植物、天气、童话人物等词汇，容易激发阅读兴趣；第三，这些词通常是主题词，而非构成

句法理解的核心功能词，即使儿童不能完全识别，也可以通过图画和上下文猜测大意；第四，适量超纲词有助于扩展儿童词汇经验，使读物保持内容丰富性。

因此，对纲外词不能只看比例，还应分析其语义类型和文本功能。《摩比汉语》中的纲外词大多属于低龄儿童熟悉或感兴趣的主题词，具有较强的图像辅助理解可能性，属于相对合理的拓展词。

7. 《摩比汉语》题材内容与认知主题分析

7.1. 题材类型符合幼儿阅读兴趣

《摩比汉语》的题材可归为童话寓言、生活纪实、自然科普、成长故事四类，均与幼儿阅读兴趣密切相关。童话寓言能够通过拟人化、幻想性和情节冲突吸引儿童；生活纪实能够连接儿童日常经验，使语言学习更具真实感；自然科普能够满足儿童对动植物、天气和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成长故事则能够通过人物行为和情绪变化帮助儿童理解自我、他人和社会关系。

对于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而言，题材选择不仅影响阅读兴趣，也影响语言理解难度。儿童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更容易形成语义联想，例如“下雨”“小兔子”“跳”“草地”“花”等内容，即使学习者中文水平有限，也可以通过图像和经验进行理解。相比之下，抽象道德说教或文化背景复杂的故事则可能增加理解难度。《摩比汉语》的题材整体贴近儿童生活世界，符合低龄学习者的认知特点。

7.2. 认知主题覆盖自然、生活、社交与能力发展

读物认知主题涵盖自然认知、生活认知、社交认知、能力认知和品质认知五个方面，与幼儿发展阶段高度契合。自然认知帮助儿童认识天气、动植物和季节，如“雨点、雪花、青草、春、夏”等；生活认知涉及家庭、身体、食物和日常活动，如“爸爸、家、吃、手”等；社交认知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问候、互动和共同活动，如“你好、一起、谁”等；能力认知通过动作词表现儿童身体发展和行为能力，如“跑、跳、飞、爬、走”等；品质认知则通过故事情节体现快乐、勇敢、友好等情感和价值。

这些主题能够在语言学习与认知发展之间建立联系。幼儿学习中文时，如果语言材料能够与其正在发展的认知领域相结合，就更容易产生理解和表达需求。例如，儿童对动物和动作天然感兴趣，读物中反复出现“小兔子跳”“小青蛙跳”“小朋友也在跳”等表达，可以让儿童在理解故事的同时掌握动作词和句式。

7.3. 图文结合可降低超纲词理解难度

幼儿分级读物中的图像不仅起装饰作用，更承担语义解释、情境建构和阅读支持功能。对于国际中文学习者而言，插图尤其重要，因为它可以弥补词汇不足带来的理解困难。

例如，“河马、斑马、熊猫、蚂蚁”等动物词即便属于超纲词，只要配有清晰图像，儿童就能通过视觉直接理解其所指对象；“云朵、雨点、雪花、泥巴”等自然词也可以通过画面呈现。与抽象词相比，这类具体名词即使等级较高，也未必造成较大阅读障碍。因此，在评估幼儿读物难度时，应将“图文可解释性”纳入考虑，而不能仅依据词表等级机械判断。

8. 《摩比汉语》的适读性评价

8.1. 语言难度总体适合启蒙阶段学习者

综合篇幅、句长、汉字和词汇数据可以看出，《摩比汉语》整体语言难度较低，适合汉语零基础或初级阶段幼儿学习者。虽然探索篇平均字数为 210 字，高于二级读物 150 字左右的参考标准，但其平均句长仅 9.91 字，句式短小，且重复度高，实际阅读难度并未随字数同步增加。高频核心词覆盖率高，进一

步降低了阅读门槛。对外汉语文本可读性研究同样表明，句长与高频词覆盖率是影响文本可读性的核心变量[17]。

8.2. 词汇复现机制有利于阅读信心建立

仅需 86 个词种即可覆盖 50%的文本，说明读物通过少量核心词支撑了大量文本。对于幼儿学习者而言，这种设计能够快速带来可理解输入。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反复遇到熟悉词汇，会逐渐形成成就感和安全感。相比词汇不断更新、难度持续增加的文本，高复现文本更适合启蒙阶段阅读。

8.3. 汉字选择较为基础，符合识字启蒙规律

读物汉字字种 283 个，与标准字表共用比例 99.60%，1 级字占 54.93%，1~2 级字合计占 76.41%，说明读物用字高度基础化；简单独体字 92 个，占 32.60%，象形、指事、会意字比例较高，也说明其适合通过图像和字形联系开展识字教学。这对于国际中文幼儿学习者尤其重要。

8.4. 超纲词大多为主题拓展词，宜在教师指导下使用

纲外词占 18.33%，这一比例提示该读物不宜完全交由幼儿自主阅读，而应在教师指导下使用。从“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看[4]，这部分词汇恰好处于幼儿独立理解能力的边缘：脱离支架支持，可能形成理解缺口；借助教师讲解、插图提示和亲子共读，则能转化为有效的词汇拓展输入。具体建议如下：第一，课堂使用时，教师可在阅读前通过实物、图片或动作演示对“河马”“雪花”“牵牛花”等超纲主题词进行前置教学，降低阅读过程中的即时认知负荷；第二，亲子共读场景下，建议家长配合读物配套音频、点读资源对超纲词作情境化解释，而非要求儿童逐词独立认读；第三，读物再版时可为每册附超纲词图文对照表，区分需要重点教学的词与可借助图画理解的词，将超纲词转化为可教学的词汇生长点；第四，教师应结合学习者的实际词汇量灵活调整进度，对基础较弱的学习者可先使用萌芽篇、暂缓探索篇。如此，18.33%的纲外词便由潜在的阅读障碍转化为可控、可教的拓展资源。

8.5. 仍需进一步完善分级标识和教学配套

尽管《摩比汉语》具有较高适读性，但若要更好地服务国际中文教育，还可以进一步完善：第一，可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对每册读物进行更精细的等级标注，包括字数、核心词、超纲词、句式和阅读目标；第二，可增加面向教师和家长的导读建议，说明哪些词需要重点教学、哪些词可以通过图画理解；第三，可开发配套音频、点读、跟读和互动练习资源，帮助非中文家庭背景儿童获得更多输入；第四，可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进行实证测试，进一步验证其真实适读性。

9. 结语

本文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从篇幅句长、汉字等级、词汇覆盖率与词汇等级、题材与认知主题四个维度，对《摩比汉语》萌芽篇、探索篇共 24 册进行了适读性考察。研究表明，《摩比汉语》在语言难度控制、词汇复现、汉字选择和主题设计方面具有较强合理性，能够较好地适配汉语零基础或初级阶段幼儿学习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读物中 18.33%的纲外词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教师指导下的阅读材料，而非完全交由幼儿自主阅读的材料；教学实践中应通过前置教学、图文支架和亲子共读等方式为幼儿提供必要的“支架”支持[4]。它也为国际中文幼儿分级读物开发提供了启示：未来读物编写应重视核心词高频复现、基础汉字优先呈现、主题词适度拓展、图文结合辅助理解以及分级标准的量化支撑。只有在语言难度、儿童兴趣和文化适配之间取得平衡，国际中文幼儿分级阅读资源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语言习得和阅读兴趣培养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S].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4.

[2] 冯丽萍, 田丽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的研制背景、思路及后续应用[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5(4): 1-9.

[3] Krashen, S.D. (1985)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Longman.

[4] 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Sweller, J. (1988)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12**, 257-285. https://doi.org/10.1207/s15516709cog1202_4

[6] 周小兵, 钱彬. 汉语作为二语的分级读物考察——兼谈与其他语种分级读物的对比[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2): 107-116.

[7] 王鸿滨. 国际汉语分级阅读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8] 学而思教研中心. 摩比汉语分级阅读[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3.

[9] 朱勇. 汉语分级读物的现状与研发对策[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5(2): 15-17.

[10] 秋香. 国内分级阅读现状及发展对策[J]. 出版广角, 2015(4): 11-13.

[11] 王鸿滨. 留学生课外汉语分级阅读框架体系建设构想——以经贸类材料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6(4): 18-26.

[12] 赵燕, 张丽荷. 汉语二语儿童分级读物多维度分级标准研究[J]. 知识文库, 2025, 41(14): 195-198.

[13] 杨丽姣.《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青少年)读物语言特征体系研究[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25(2): 14-22.

[14] 刘华. “汉语助研”语料库建设与统计工具[EB/OL]. 2023-04-23. http://www.languagetech.cn/corpus/tools.aspx, 2026-10-22.

[15] 杨德峰, 范麾京.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反思及构建原则刍议——从三本语法教材谈起[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6(2): 49-58.

[16] Zipf, G.K.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ddison-Wesley.

[17] 牛士伟. 对外汉语文本可读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5, 26(6): 105-109.